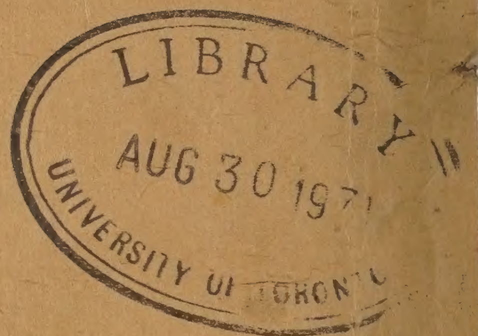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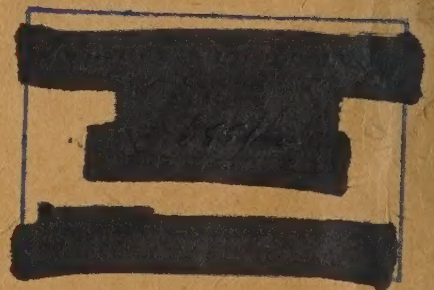

LIBRARY
AUG 30 197
UNIVERSITY OF TORONTO



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 有序

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並蒐訪天下遺籍不下萬餘種彙爲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覯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資考鏡者剞劂流傳嘉惠來學第種類多則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簡以活字法爲請既不濫費棗黎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程功速至簡且捷考昔沈括筆談記宋慶歷中有畢昇爲活版以膠泥燒成而陸深金臺紀聞則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版印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權輿顧埏泥體麤鎔鉛質軟

俱不及鋟木之工緻茲刻單字計二十五萬餘雖數
百十種之書悉可取給而校讐之精今更有勝於古
所云者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而系
以詩

稽古搜四庫於今突五車開鐫思壽世積版或充閭張
帖唐院集周文梁代餘同爲製活字用以印全書精越
鶡冠體昨歲江南所進之書有鶡冠子即活字版第字體不工且多訛謬耳富過鄴架儲
機圓省雕氏功倍謝鈔胥聯腋事堪例埏泥法似疎毀
銅昔悔彼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爲活版排印藏工貯之武英殿歷年既久銅字或

被竊缺少司事者懼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
請毀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為非計
且使銅字尚存則今之印書
不更事半功倍乎深為惜之
刊木此慙予既復羨棃棗
還教慎魯魚成編示來學嘉惠志符初

乾隆甲午仲夏

元朝名臣事略

武英殿聚珍版

提要

臣等謹按元朝名臣事略十五卷元蘇天爵撰天爵字伯修眞定人由國子監學生試第一釋褐授從仕郎薊州判官終浙江行省參知政事事跡具元史本傳此書記元代名臣事實始穆呼哩終劉因凡四十六人大抵據諸家文集所載墓碑墓志行狀家傳爲多其雜書可徵信者亦採掇焉一一注其所出以示有徵蓋仿朱子名臣言行錄例而

始末較詳又兼仿杜大圭名臣碑傳琬琰集例但
有所棄取不盡錄全篇耳後蘇霖作有官龜鑑於
當代事跡皆採是書元史列傳亦皆與是書相出
入足知其不失爲信史矣

元朝名臣事略序

應奉翰林文字趙郡蘇伯修年弱冠卽有志著書初爲胄子時科目未行館下士鮮言詞章講誦旣有餘暇且筆札又富君獨博取中朝鉅公文集日鈔之凡元臣世卿墓表家傳往往見諸編帙中及夫閭居紀錄師友誦說於國初以來文獻有足徵者彙而梓之始疏其人若干屬以其事中更校讎櫛去而導存抉隱而蒐逸久而成書命曰國朝名臣事略他日余與伯修同預史屬從借讀之作而嘆曰壯哉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若太

師魯國淮安河南楚國諸王公之勳伐中書令丞相耶律楊史之器業宋商姚張之謀猷保定槀城東平鞏昌之方略二王楊徐之辭章劉李賈趙之政事與元順德之有古良相風廉恒山康軍國之有士君子操其他臺府忠藎之臣帷幄文武之士內之樞機外之藩翰班班可紀也太保少師三太史天人之學陵川容城名節之特異代寧多見哉至於司徒文正公尊主庇民之術所謂九原可作我則隨武子乎嗟乎乾坤如許大人才嘗輩出伯修是編未渠央也姑志余所見如是云天歷已

巳四月乙卯翰林待制冀郡歐陽元謹序

自古帝王有天下或受於人或起而取之堯舜禪讓湯武甲伐厥時義大矣書紀唐虞之際易稱湯武革命順天應人皆有輔佐同心一德後世可述焉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傳曰有立德立功立言是謂不朽誠哉是言也三代而降其盛者曰漢曰唐曰宋夫子言革之時蓋謂必有不得其義者矣如近代是也皇元起朔方紹帝運接統資始於天不因於人遂大作明命訓戒宇內一啓而金人既南遼海和輯再啓

而西域率服遂拓坤隅三啓而靖河北秦晉戡集河南是同分宗子以方社胙功臣之土疆四啓而肅蜀是柔五畝而江漢奄從趙氏爲臣陸道西北見角端溟海無際舶乃旋艫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而崇極配天矣厥初受命南北割裂天氣不通二氏不享天實醜之乃眷北顧俾我聖人作神天主完顏璟割虐下民趙氏爽盟背約自伐喪其國家大哉貞矣其允時義也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此之謂也其始桓毅討伐虔劉戡定之其暨肅恭恪勤棐圖輯柔就緒之其暨勸相富厚之定之以

上下道之以名分淑之以庠序秩之以禮樂慶之以官賞董之以威罰而天下成矣列聖運於上賢臣贊於下穆穆明明相須以成相濟以寧是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有亂臣十人非虛言也故論本朝輔亮之臣其佐命垂統或鷹揚於外或運籌於內有同肇迹之艱難者矣其輔翼成化或規模宏遠或論思密勿有登治道之鴻熙者矣翰林修撰趙郡蘇君天爵始爲成均諸生好訪當今之故考遺失迹購百家行狀碑誌傳贊敘述及他文賅載者見其本末旣而仕爲典籍應奉凡三

爲史氏在職八年遂徵以所知無所乖舛於是紀述其故自國初至於延祐之際自太師國王以下或周召懿親或岐豐舊姓或秉義效順或疏附後先或策杖上謁或徵起草野功格皇天保乂國家所謂名世者夫德器優遠悉心盡職不顧巳私所謂不朽者夫歷代以來善終善始未有若今日之懿者也昔漢高之臣皆戰國之餘非南面而王之不能畢其功全莫我若也光武之臣皆生西漢多經術之士功定天下不過封侯賞莫我若也使高光易世而居亦不能相及何哉其人異也天生

聖賢共成大業豈漢敢望哉書成凡十五卷號名臣事略其事之所載盡標作者姓氏示不相掩也其名位顯著功在帝室求未得者續爲後錄蘇君常閔宋氏以來史官不得盡其職載筆之士多乖故實宋人詳而多曲筆又以比時遼金簡而徑事多湮昧於是著其故輯其闕漏别爲遼金紀年皇道之成與三代同風身爲史氏顧已職業繹而明之君子哉其用心也蘇氏自唐宰相味道以文章顯宋太師文忠公軾父子兄弟稱欒城焉所從來遠矣繼之者修撰君也泰定初故侍講會稽袁

公薦君亮達前代文獻今侍講蜀郡虞公舉君該洽文辭爾雅由是遷修撰云至順辛未六月辛亥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南鄭王理謹序

元朝名臣事略目錄

卷八

卷九

臣甘立猷恭校

元朝名臣事略卷一

元　蘇　天　爵　撰

太師魯國忠武王

王名穆呼哩扎喇爾氏以戚里從討幕北諸部有功歲丙寅拜左萬戶進兵討金丁丑封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癸未薨年五十四

王生于鄂諾水之東生時白氣充帳有神巫見而異之曰此非常兒也及長身長七尺虎首虬鬚黑面多謀略雄勇冠一時與博爾珠博勒呼齊拉袞俱以忠勇佐太

祖時號爲都爾本庫魯克猶言四傑也太常元公撰世家

太祖軍嘗失利會天大雪失牙帳所在臥草澤中王與博爾珠張氈蔽之自暮至曉竟不移足世家

太祖一日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有羣賊出叢木中列射我矢下如雨衆皆恐王引滿向賊三矢三殪徐解馬鞴兩手張翳太祖麾餘騎射賊賊引去由是太祖益重之世家

克哷部斡罕爲奈曼氏集賽庫徹布喇所困斡罕之子伊喇哈詳袞繼爲所傷求援于我太祖遣王暨博爾珠

博勒呼齊並袞引兵救之殲其衆于按臺之下獲甲仗輜重以還于是斡罕見太祖聖德日隆左右將士威聲益振患之乃合扎木哈等潛襲我會有以其謀來告者太祖與王等簡精甲夜斫其壘大破之斡罕走死諸大人聞風相率款附諸部悉平世家歲丙寅太祖即皇帝位是歲宋開禧二年金泰和六年也上既即位從容謂王及博爾珠曰今國內平定多汝等之力我之與汝猶車之轅猶身之臂汝等宜體此意勿替初心乃立王及博爾珠爲左右萬戸各以其屬翊

衞宸極儀位一如諸侯王世家

金降者屢言其主璟殺戮宗親荒淫殊甚上曰朕興師有名矣辛未大舉南入擊雲中九原諸郡皆下之進圍撫州時金軍號四十萬陳于野狐嶺之北王抗言曰今敵衆我寡弗致死力未易破也即策馬橫戈大呼陷陣上麾諸軍齊進日未午大破之乘勝追至澮河殭尸百餘里金兵之精鋭者咸盡壬申薄德宣府遂克德興世家

癸酉金赫舍哩執中弑其主允濟迎豐王珣立之是爲宣宗是歲我師至居庸關壁堅不得入以別將統兵趨

紫荆口金左監軍珠赫高琪來拒不勝遂潰進逼中都圍之上與皇子庫春等分三道徇略趙晉及齊魯既還軍於大口世家　又張匡衍撰行錄云金人以山後諸郡不可守即移兵山前是時太祖經略山後諸州皆下自紫荆關領兵直入攻涿州州兵殊死戰晝夜急攻四十餘日拔之又分兵自南而北取居庸關遂縱兵大掠自涿以南大河以北烟塵相望金鼓震天神州赤縣十陌八九中夏之民大爲騷動甲戌二月太祖斂兵圍中都金主大懼獻公主請和太祖許納之又進金銀繒帛各萬餘兩匹王略地益都濱棣皆克之兵臨覇州史天倪蕭伯特率衆來降王奏之各統萬戸太祖北還其歲夏五月金主知不能敵遂遷河南

甲戌詔王統諸軍專征遼西諸郡王次高州盧琮金朴率州民降進攻北京金守將伊木沁元帥率衆二十萬

來拒我師遇於花道王迎擊敗走之伊木沁嬰城自守其裨將完顏寶哷高德玉殺伊木沁推烏庫哩伊都呼爲帥俄伊都呼舉城降王怒欲坑之蕭愛新說王曰北京爲遼西重鎭當撫摩以慰衆望今始降而卽坑之後詎有降者乎王嘉納以伊都呼權北京留守復以烏頁爾權兵馬帥府事以鎭之是歲興中府民殺守將烏里布推石天應來降以爲興中尹錦州張鯨殺節度使自立爲臨海郡王至是來降世家

乙亥詔王以鯨總北京十提領兵從多果朗徹里巴勒

南征王容察鯨有反側意令蕭額森監其軍至平涼州鯨果稱病逗留復謀叛去額森執鯨殺之鯨弟致噴兒死殺長史據錦州叛僞稱漢興改元興隆畧平灤瑞利義懿廣寧等盡有之王率先降蒙古布哈權帥烏頁爾等軍討之州郡皆復應官軍遂擊紅羅山克之世家

丙子致陷興中府權帥王珣遁王以致兵精且依嶮爲阻欲設奇餌之乃遣烏頁爾耶律某等别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以一戰擒也又令蒙古布哈别屯永德縣

西十里以伺之賊聞溜石被圍急果以兵救之蒙古布哈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王王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賊遇而蒙古布哈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賊遂崩潰斬其將張東平獲首虜萬三千遂由開義縣進圍錦州賊屢出戰不利乃開門城守月餘偽監軍高益縛致出降致伏誅世家

丁丑以佐命功詔封王爲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誓券子孫傳國世世無絶分鴻吉哩伊奇列蘇烏嚕烏蒙爾等十軍及烏伊爾契丹蕃漢等軍隷麾下且諭

旨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之南卿其勉之遂建行省于雲燕以圖中原王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諸城皆下之蠡之役蕭額森中流矢卒以其子代領其衆是歲東擊齊遂定臨淄登萊濰密等州而還世家又牧庵姚公撰招撫使王興秀碑云太祖始加兵中原圍燕不攻而阬中山蹂山東河北諸名城皆碎巳策金不能國可必滅也自將征西太師國王銜河北未下城邑其年衛王殺宣宗南踰河都大梁兵興民旣困征求之繁餽餫人畜雜死道路至不賴生有避我元兵者曰敵乘虛來耶亦有不順吾令狩誅渠魁賊望風畏之無敢至者公聞兵將至曰丈夫生三十年而勞苦未報屈壓極矣今又委身餌敵暴骨草野且吾君巳棄民民尚誰死哉吾有自圖富貴耳乃以是撼三十餘村之民汝幸從我我能活汝乃將壯士數百輩出蠡疆迎兩大帥萬戶劉伯林御史

大夫蕭公降帥善其來與之觴曰張汝之鄉我兵自斂戢不汝侵也大兵及城下方繕完守具礮死蕭大夫兩軍奮厲一鼓屠其城無噍類而三十村無毫髮傷者又按察使趙瑨碑云蔚州飛狐趙氏金帥府評事昆二子珪瑨珪將萬夫戍飛狐後遷刺蠡州留瑨在鄉守舍天兵南牧度形勢不支倡縣民以城下之旋太師國王徇地至蠡其刺猶城守砲殺王悍將蕭大夫王恚欲阬城公請以身贖母兄死王哀之併全蠡民二碑皆姚公撰所載蠡州事不同如此

戊寅王自中都由西京擊雁門定襄并晉高平上黨等郡悉平之世家　又行錄云初攻太原御史大夫蕭察喇麾下有僧格者渤海人雄勇過人身嘗陷陣太原遂拔王惜其勇授河東北路馬都元帥乙酉歲武仙陷太原戰死

燕京行省舒穆嚕咸達布遣使來告曰今燕南信安賊

張甫等出没刼掠屢爲民害請一名將拒鎮水泊王命
蕭伯特爲霸州元帥統精兵五百往拒之行錄
巳卯以蕭神特穆爾爲左司郎中狠川張瑜爲右司郎
中是歲攻石州隰州克之擊絳凡二十日乃下遂至河
東金守臣棄城遁以塔齊爾爲前鋒元帥統蒙古軍屯
平陽以備金兵以義州監軍李廷植弟李守忠權河東
西路帥府事世家
庚辰由中都徇趙至滿城金眞定府主武仙舉城降以
史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仙副之天倪說王曰今

中原已粗定而所過猶縱抄掠非王者弔民伐罪意也
且王爲天下除暴豈復效其所爲乎王曰善下令敢有
擅剽擄者以軍法從事所得老幼咸遣歸之軍中肅然
吏民大悅至滏陽先是邢州節度使武貴聞大軍至棄
城遁繼聞王仁厚不殺乃詣軍門降復其職平鄴郡至
林州遂輕騎入濟南嚴實上謁以實權濟南等路都總
管時金兵聚黃龍岡號二十萬聞王在濟南衆未集遣
步卒三萬襲之王以輕兵五百擊走之俄大軍繼至遂
薄黃龍金兵盛列城北崖王麾蒙古漢軍下馬短兵接

金兵大敗入河溺死者不可勝數遂克黃龍至楚邱楚邱城小而四面皆水王令諸軍以草木塡塹爲道直抵城下總管嚴實先登破之由單州趨魯圍東平遣蒙古布哈引兵徇河北懷孟衞州之地王以東平久不下召嚴實囑之曰我料東平糧盡必棄城走若然汝即入城綏輯安慰之勿苦郡縣以敗乃事也乃留索嚕呼圖以蒙古軍屯守之以實權山東西路行省王北還世家

辛巳夏四月東平糧絶卒飢守將果棄城遁索嚕呼圖邀擊之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於府治王弟

伐遂攻洛至是克之五月王在野狐嶺北宋漣水尉石珪持方物入見貺以繡衣腰帶遣之山東張琳蓨縣鄭遵各以所部詣軍自歸又行錄云益都張琳遣其弟張石珪貢方物來降王以琳爲山東北路益都府滄景濱棣等州行都元帥府事蓨縣鄭遵以東鄉二縣率兵民降以遵爲節度使行元帥府事改蓨縣爲完州八月王至天德監國公主遣其臣錫里濟蘇勞王且饗將士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李王聞之懼遣塔海監府汪努格遺方物且以兵五萬屬焉冬十月復東遂由雲中歷太和寨入葭州以石天應權行臺於葭州復擊綏德破馬蹄寨遂至延安距延安三十里

止舍金行省完顏哈達出兵三萬陳于城東又行錄云哈達初以平州推官來降其後復歸于金蒙古布哈先以騎士三千趣之約半夜伏發王乃令軍士銜枚潛進伏于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布哈望見金軍佯棄旗鼓走金人追之王伏出乘其後鼓譟震天敵遂亂追斬七千級獲馬八百匹哈達退走延安堅壁不動圍之十餘日不下乃南徇洛川鄜州北京權帥擒金梟將張鐵槍送王所王誚讓之鐵槍厲聲曰我受金朝厚恩二十餘年今事至此死實甘心王義之欲釋縶纓諸將怒其不屈殺之過坊州大饗士卒

復田丹州濟河時金已復隰州以軒成爲經略使王引兵圍之二日而克斬軒成留和卓統蒙古軍屯石隰之間以田雄權帥府事世家

壬午秋七月令蒙古布哈引遊騎出秦隴以爲聲勢且覘山川夷險強弱處王率大軍迴雲中又行錄云王率兵迴雲中道出太原府孟州四蹄寨寨主劉某金孟州太守也王以兵圍之遂率山民來降卽日復其職遷百姓于州秋毫無犯先是王弟岱遜駙馬昂吉諾延擊義和寨不拔王至攻之二日而下過西河南擊三清巖入霍邑山堡遷其民趙城縣薄青龍堡金平陽公胡天祚拒守其裨將富

察鼎珠監軍王和開壁門降遷天祚于平陽又行錄云王鼎鼎珠譖天祚于郡王代山遂殺之其後王子博囉攻西夏鼎珠稱疾不行復歸于金及鈞州兵敗爲大兵所殺冬十月過晉至絳下金榮州汾東諸堡邑往往從風歸附王皆撫慰之蒲郡久爲金有至是復歸于我王召石天應謂之曰蒲爲河東要害郡我欲選一首領顧勿能得君才略絶衆乃以天應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西行臺以平陽太原吉隰等郡帥府皆受天應節制王引兵渡河西攻同州下蒲坂入關徑至長安長安城堅不得入乃合麾下烏呼爾台哈布哈統軍六千屯守之留昂吉

諾延斷潼關遂西擊鳳翔月餘不克乃軍于渭河之南遣蒙古布哈南渡牛嶺關徇宋鳳州而還是歲羣盜陷河中府殺權行臺石天應未幾賊燒居民府舍遁以天應子烏格襲領其衆世家　又行錄云初天應聞中條山賊侯七侯八欲夜攻襲其城即遣部將吳權甫領兵出東門潛伏道左兩谷間若賊過半即邀擊之我出其前汝攻其後賊可勝也其半夜吳權甫醉酒失期故城陷天應遇害

癸未春三月王至聞喜縣疾篤召弟岱遜謂之曰我爲國家助成大業事干戈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薨世家

庚寅冬帝親攻鳳翔對諸將數王之功因曰使穆呼哩在不令朕至此也 世家

丞相東平忠憲王

王名安圖太師忠武王四世孫至元二年由宿衛官拜中書右丞相十二年從皇子行邊二十一年還朝復拜中書右丞相二十六年罷相三十年薨年四十九

世祖皇帝追錄元勲召入拜宿衛官置位在百寮上時太夫人特穆倫以椒房之故嘗入宮中一日上從容問

及公夫人對曰安圖年雖幼公輔器也上曰何以知其然夫人曰每朝退與前輩老成人語未嘗一親年少輕浮子以是知之上默然太常元公撰世家

中統四年領埒布格平執其黨千餘人將有所裁上猶豫未決適公侍側上問曰朕欲盡置此屬死地何如公時年十六對曰人各爲其主耳陛下甫定大難而以私憾殺人何以懷未附上驚曰卿年少何從得此言卿意適與朕合由是大器之世家

至元二年秋八月制曰安圖可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

增食邑至四千戸公辭曰今三方雖少定江南猶未納款臣以少年謬叨大任恐四方有輕朝廷心上動容有間曰朕思之熟矣卿勿辭冬十月召儒臣許衡至後二月都堂傳旨令衡入省議事衡以疾辭公素聞其德義就訪于行館與語既還念念不釋者累日世家

三年上特召衡入諭之曰安圖尚幼若未更事謹輔導之汝有嘉謨先告安圖以達于我我將擇焉衡對曰安圖聰悟且有執持告以古人言語悉能領解臣不敢不罄愚衷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入其中

則難行且臣入省之日淺所見如此世家

四年春三月公奏凡內外官負宜委任老成人如姚樞等一二員可省中議事上曰此八輩雖閑猶當優養其令入議事世家

五年廷臣密議立尚書省欲以阿哈瑪特領之乃先奏公宜進爲三公事下諸儒議樞密商挺倡言曰安國國之柱石若然則是與虛名而奪實權甚不可衆以爲然事遂已世家

七年夏四月公奏臣近言尚書省樞密院宜奏並如常

制其宏綱大務從臣等議定然後上聞已有旨俞允今尙書衆務一切徑聞似違前旨上曰豈阿哈瑪特以朕頗信任故爾擅耶不與卿議非是敕如卿所言世家八年陜西行省伊蘇岱爾建言比由饑饉盜賊滋多若不顯戮一二無以示警敕下中書詳議公奏曰強竊盜賊一皆處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宜仍舊待報從之世家十年奏以玉冊玉寶上皇后鴻吉哩氏以玉冊金寶立燕王爲皇太子兼中書令判樞密院清河元公撰勳德碑中書省斷死囚五十人公言臣等閱實其狀內有十三

人因鬬毆殺人者餘皆無可疑上曰十三人可免死從軍其餘再三審覆以聞世家

十一年公奏阿哈瑪特蠹國害民數事又以四部及大都路總管府官皆非材乞遷汰從之世家

十二年敕公行中書省樞密院事從皇子北平王行邊公在邊凡十年世家

二十一年春三月北平王歸公亦繼至待罪南闕下上遽召見勞之曰卿在外勞瘁公頓首謝曰臣奉使無狀有塵聖德遂留卧內語至四鼓而罷冬十一月丞相和

爾果斯罷公復拜右丞相加金紫光祿大夫詔天下
二十三年監察御史陳天祥劾奏右丞盧世榮其略曰
八思至元初年之治至今莫能忘也去春丞相安圖自
邊還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復膺柄用再整宏綱思
仰治期謂可立待十一月二十八日丞相果承恩命復
領中書貴賤老幼喜動京師今丞相亦國之名賢也時
政治與不治民心安與不安係丞相用與不用之間耳
又如伊蘇特穆爾大夫巴延丞相皆天下之所欽仰海
內之所瞻依者朝廷果專任此三名相事無大小必取

決而後行無使餘人有所阻撓三相博採衆議於內外耆舊之中取其聲望素著衆所推尊者爲之參贊則天下之才悉展效用能者各得進其能善者皆得行其善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爲今致治之方莫有過於此者又安用掊克在位倚以爲治哉其年世榮敗詔公與諸儒條世榮所爲事悉革罷之世家

二十三年夏四月中書列上所擬漕司官姓名上謂公曰如平章右丞等職朕當親選擇之餘皆卿等責也公因奏言臣比聞聖意欲倚近侍諸人爲耳目者今臣猥

承任使或所行非法從其舉奏罪之輕重惟上裁處今近臣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爲某職以所署奏自付中書施行臣謂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嘗廢格不行慮有短臣于上者幸陛下察之上曰卿言是也今後若此者勿行其妄奏者即入言之世家

初李昶爲吏部尚書守相素重之凡集議必延置上座傾聽言論會制府有異議李遂謝病去至是公奏徵之不起復奏賜田千畝世家

宗王納延反上親討平之他宗室詿誤者赦公按問多

所平反一日朝退出自左掖門諸免死者爭前迎謝至有執轡扶公上馬者公毅然不顧或乘間言于上曰宗室雖有罪皆太祖子孫陛下昆弟丞相雖尊人臣也奈何悖慢如此上良久曰汝等誠小人烏知安圖之所為彼特辱之使改過遷善耳世家

二十四年上決意立尚書省奏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僧格別相賢者猶或不致虐民誤國不聽勳德碑又野齋李公文集云先是皇子北安王嘗遣使將香祠岳瀆將僧格領功德使使者詣參政呂公哈喇以王教詣之遂給驛傳北往其後僧格平章尚書省事所忌者丞相安圖將甚害之誣言北平王以皇子僭祭岳瀆安圖明知而

不以聞指呂公爲徽世宗召問呂公對曰時僧格主祠祭比安王使者實同臣往來驛傳安圖未嘗知也僧格不能對

二十五年見天下大務一入尚書省屢上中書印不許明年罷相止掌環衛勲德碑

三十年正月十九日以疾薨于京師樂安里第既殯樹介者三日上震悼曰人言丞相病朕固勿信今果喪我賢弼詔大臣監護喪事世家

公生十八登庸在相位前後二十年視事之初勵精輔政革前日苛政代以寬平抑奢淫薄稅斂舉賢任能常

若不及如丞相史天澤左丞許衡姚樞參政商挺皆引置左右同輔庶政由是至元之初朝廷無事民物日以蕃息倉廩之積盈衍于外海内翕然號爲極治天子嘉之嘗曰安圖在朕得高枕而臥無所事矣世家

公天性厚重人莫能測每當艱難清晏之時夷險榮辱之際守正不移恬然自處公退之餘即引諸儒講論道義孜孜忘倦聖君賢臣之事義夫孝子之行善之當勸惡之當懲與夫治亂成敗之由死生憂樂之說靡不悉究殆二十年未嘗一日少廢所居堂宇朴陋廳厨之外

餘無所構或請建東西室者公曰屋可以蔽風雨足矣我聞八辛若置田宅適以資不肖子之用耳吾不爲也

世家

忠憲王襲累葉之勳抱絕倫之德膺世祖紹統之初際聖代建極之盛天度夙成英猷大肆遠徵近禮廣詢博採鴻儒獻其所獲智士竭其所知治化油然以隆風俗淡焉以厚至元之初何減漢文之世俾得展能專理期之敉寧功效所書蓋不止此然房喬杜晦顯烈寡傳第功挈德爲唐宗臣若忠憲王者有立于前或承于後論

相歸賢固當稱首古所謂社稷之臣也嗟夫其始出鎮也誰歟其再罷相也誰歟議者不能不歸罪阿哈瑪特僧格也之二罪魁孰與並立良相之去朝也宜矣世之公道正如青天白日雲烟有時蒙蔽真風元氣盪滌斡旋廓乎清明可跂而睹忠憲王之表表在天下是也勳德碑

臣甘立猷恭校

元朝名臣事略卷二

元　蘇天爵　撰

丞相淮安忠武王

王名巴延巴林氏其父從宗王居西域至元初王奉使於朝遂拜中書左丞相七年改同知樞密院事十一年復拜中書左丞相總兵伐宋十二年秋入覲拜右丞相明年春宋亡第功增食邑六千戶復同知樞密院事二十六年進知樞密院事三十一年加太傅錄軍國重事是歲薨年五十九至大四年勅建廟於

臨安

至元初年王奉使天子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遣介報還建謀發令才恒出廷臣上由是上愈益賢之勅中書右丞相安圖女弟昭睿順聖皇后之姊之女女王若曰爲巴延婦不慚爾氏矣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一時君相英明朝野晏清號爲極治 清河元公撰勳德碑

王姿凝峻寡言諸曹白事尤難決者辭往復稠疊王夷然如無聞自巳舉目一兩語破其歸要事以決省中始

帖帖讋服識其爲宰輔中菴劉公撰廟碑

十一年復拜左丞相總襄陽兵伐宋上曰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定江南汝其今體朕心古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橫罹鋒刃王受命馳至襄陽諸軍纂嚴禡師啓行薄郢州漂水溢塗人病于涉王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麾使一騎先導諸軍畢濟勲德碑

郢城恃江爲固而兵精食足耀兵不攻潛由平江堰盪舟而過郢將將二千人追我王以百騎殿郢人不敢逼平章阿珠公適至郢人走王手斬其帥趙文義以徇戰

禽沙洋守將歴新城而軍列沙洋俘馘城下不應城陷
佩沙洋降將黃順金符上爲招討使炫其榮于宋人以
故江陵諸郡相繼送欵遣別帥受之降勳德碑
阿珠公使右丞阿爾哈雅來期渡江不答明日又來又
不答阿珠自來王曰此大事也主上委我二人餘可知
吾實乎潛刻期而去將自沙蕪口入江宋制置使夏貴
將精兵守之乃陽言明日圍漢陽夏貴來援我遣奇兵
襲奪沙蕪口大兵咸會江北崖宋戰艦屬江中餘三十
里我以自鶴千艘爭陽邏堡夏貴分兵拒戰命阿珠公

挽舟逆上載死士三千夜渡是年十二月也明旦王戰夏貴江上兵奪陽邏堡逸夏貴諸將請曰貴大將而逸之可乎王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也貴今來矣未幾果以廬州歸勳德碑師既渡江將佐咸賀王曰天子威靈阿珠武勇將校用命吾何力焉王陳師鄂城下鄂恃漢陽將戰焚其蒙衝火照城中明日鄂人及漢陽城皆下留阿爾哈雅守之規取荊湖王與阿珠等東兵興國蘄黃南康江州望旗輒靡殿帥范文虎以安慶張都統以池州來勳德碑

二月都督賈似道舟師十萬陳丁家洲我士賈勇索戰軍容甚盛似道聞鼓聲先遁其師遂潰獲都督府符印斬擄無算太平寧國建康無爲鎮巢皆送欵鑰請城主勳德碑

行省駐建康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乃開倉振饑發醫起病人大喜曰此王者之師也勳德碑

有詔時方暑熾不利行師俟秋再舉王上奏曰百年逋寇已扼其吭風馳電擊取之恐後少爾遲回弃播江海遺患留悔矣上諭使者曰語爾丞相朕不從中制也勳德

碑

十二年七月詔王入朝進右丞相辭曰阿珠功多臣宜居後以阿珠爲左丞相賜從戰功臣爵賞有差躬受廟謨會諸將於淮安同左丞相圍揚州未下勳德碑

左丞相阿珠才勇善戰而士頗不附王患之乃獨禮敬加異由是衆視王益敬以和諸文武將佐皆密悉其才用臨事遣授各盡其長故能所向無前動必有成廟碑

十月王馳至鎮江分軍三道參政阿嚕罕以右軍出建康道參政董文炳以左軍出海道王以中軍出常州道

咸會臨安勲德碑

攻常州守將劉師勇遁諸將請追之王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蘇湖秀州先師來降勲德碑

阿嘍罕文炳皆來駐臨安北宰臣陳宜中發使來請降日及期宜中逃海軍進皐亭山宋主遣其臣賫國璽奉表納上命董文炳入宋宮取宋主居之別室封庫歸之有司宋滅十三年三月也放散兵衛罷易官府軍錢塘沙上三日海潮不至宋人以爲天助宋主求見王曰未入朝禮無相見也留董文炳鎮臨安經略閩越勲德碑

王用兵紀律外嚴而中以聖訓不殺為主威懾德懷欵
附日至或請入視降城府藏簿帳以知金穀戶口多寡
王笑曰是欲貪緣噬吾民耳乃下令諸將士敢有暴掠
及入城者以軍法論所至雞犬不驚四民晏然獲來蘇
之望廟碑
江左繁阜滋久金玉錦綺珍異奇古之玩所在充溢王
一不掛目宋降將有以趙氏二宗女獻者立叱去之廟碑
四月獻宋主趙㬎謝后全后於上都上御大安殿降封
㬎瀛國公遣大臣告成功於太廟上勞王王再拜謝曰

奉陛下成筭阿珠效力臣何有功寵詔以陵州藤州增食戸爲六千勳德碑　又汲郡王公玉堂嘉話云宋末童謠有云江南若破百雁來過蓋指丞相巴延也

丞相巴延旣渡江來京師謂樞密副使張易同知趙艮弼言都邑乃四海會同之地貢賦之入非漕運不可若由陸運民力憊矣川瀆所經何地徑便此方今便宜博加詢訪必有知者至上都入見奏言江南城郭郊野市井相屬川渠交通凡物皆以舟載比之車乘任重而力省今南北混一宜穿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遠方朝

貢京師者皆由此致達誠國家永久之利上可其奏至
至元二十四年前太史掾邊源言自安氏山穿渠引汶
水西北至臨淸河與漳水合省檄都漕運副使馬之貞
行視計工自臨淸由東昌而南得河故道過景德鎭至
壽張抵安氏山袤三百里有奇與源所言合二十六年
春正月庀後五月卽功江淮湖廣四川海外諸番土貢
糧運商旅懋遷畢達京師賜名曰會通河野齋李公文集
十四年宗王錫里濟叛詔王將兵討之與賊夾水而陣
久之不戰令牧馬具食賊疑而怠俄引兵渡水擊賊錫

里濟走死勳德碑

十八年詔從皇太子撫軍北鎮諭太子曰巴延才兼將相行全忠孝故命從汝皇太子次舍必與論天下事待有加禮勳德碑

别有呼黙色者嘗誣王以死是年得誅罪赦王臨視王與之酒愴然不顧而回上問其故對曰彼罪自致臣若臨刑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上賞其量勳德碑

二十二年宗王阿濟格失律詔王代總北軍遠斥候謹隄防足兵食明賞罰不肯要功生事將校大和敵人遠

避（勳德碑）

二十四年宗王納延將反報者遝至詔王視之多載衣裘以往至其境輒賜驛人納延讌王王以大義語納延納延陽應而陰欲執王酒闌趨出與其從者潛分三道以逸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馬以遞遂脫追騎具以實聞佐上親征奏李庭董士選帥漢軍得以漢法戰金剛努塔布岱進逼乘輿漢軍力戰賊不能陳而走及擒納延王之謀畫居多（勳德碑）

二十六年進知樞密院事總北軍討叛王莽賚特穆爾

大戰敗之明日搜其伏兵追斬二千餘級馳書開諭莽賚特穆爾其人奉書以泣有譖王於上者詔以御史大夫伊嚕勒代之居王大同以俟後命未至軍三驛王遣使語大夫曰所至姑止待我翦此寇卿來不後時海都師大兵以入寇進我退如是而南七日衆帥怒曰寇至則走何不武若是果懼戰胡不授軍大夫而誤國事也王曰海都入吾境持重而殿邀之則遁誘使深入一戰可擒諸君必欲速戰戰非吾憚果失海都誰任其咎衆曰請任之王麾軍邀擊敵兵大敗殺擄幾絶惟海都脫

走乃召大夫至軍授印而去勲德碑

三十年十二月驛召至大同上不豫明年正月宮車晏

駕遣使召成宗於撫軍王總百官以定國論兵馬使請

日在鳴暮鐘日出鳴晨鐘問其故對曰防變起也王曰

汝將爲賊也其如平日宰臣請誅盜内府銀者曰倖赦

而盜不可長王曰盜何時無今以誰命誅人其守正體

大多類此勲德碑又汲郡王公文集云甲午歲正月癸巳詔翰林諸君謁太傅巴延公姿威不見猛簡不失和眞魁傑人也公初至燕詢諸司名轄曰翰林諸老今在者誰及是歷問各官壽期今供何職酬禮問顧相謂曰國家所以養諸老者正以乞言論政而已如遇事會議各頤官守未免或偏若集之同僚則議論

通一爲盍良多乃知公深謀遠志氣象含宏朝廷之
上軍國大計心無適不在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

四月成宗即位於上都大安殿時親王有違言王陳祖
宗寶訓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
下拜勲德碑

五月加太傅錄軍國重事依前知樞密院事上意欲王
入中書時相忌之王呼相語曰幸送兩罌美酒我與諸
王飲於宮前餘非所知也勲德碑

江南行三樞密院行省臣累陳非便樞密院臣庇之有
詔問王王已病張目對曰罷行樞密兵柄一歸行省於

國事爲完三院遂罷勳德碑

王天質高厚風神靜明英偉端大剛介莊廉當大任而不動遇大論而善斷言笑有時喜慍莫測恒負天下之重以神器奠安爲務仁視羣品無間親疎義使衆材無所適莫故四海公論翕然歸之其卒宋也將二十萬猶將一人賞罰信紀律彰大將禀命仰之若神明降人投誠依之猶父母未嘗妄殺一卒未嘗妄殘一物貨財不足移其心聲色不足惑其志師入臨安禮賢黜罪市肆不易雞犬無驚歸馬蕭然囊惟衣被畢事還朝口不言

功逮出總師無役不最嗚呼碩德元才生由間氣良相名將見諸行事乃知宇宙之間功名之表自有大人也

勳德碑

天以正統命帝元太祖皇帝奮起朔方博爾珠穆呼哩博勒呼齊拉袞四傑輔之滅克哷滅奈曼滅夏滅金乃有天下三分之二宋乘中華之運西距蜀楚東際吳越盡有荆揚益三州之野世祖皇帝紹運撫圖肆宏大略發兵二十萬授丞相巴延不三年而滅宋聖文神武固勞造化雋功偉烈實由折衝四傑開之於其前一相擴

之於其後國家接五帝三王之緒保無疆歷服至於億
萬維王而功臣生分爵國死配廟廷有以也夫勲德碑

丞相河南武定王

王名阿珠烏哩特氏初從父都帥公征西南夷有功
中統三年拜征南都元帥將兵伐宋至元六年加平
章事十一年春入覲拜平章政事十二年留守揚州
拜中書左丞相十三年秋兩淮平還朝第功加食邑
二千戶二十四年薨年五十四
公沈幾有智謀臨陣對敵英毅果決氣蓋萬人癸丑歲

從父都帥公征西南夷率精兵爲候騎所向摧陷莫敢攖其鋒至平大理收諸部降交趾踐宋境無不在焉其破水寨掀關城奪鬭艦於馬湖舟指可掬索盜馬於山谍賊將生擒而又鏖戰三湘搴旗五陣是皆樹立之彂偉者也嘗蒙憲宗賞諭有阿珠未有名位挺身奉國特賜黃金三百兩以勉將來其降大任於公兆見於先者誠不偶然也淑郡王公撰廟碑　又云公祖諱蘇布特初以質子入侍繼爲百夫長歲壬申太祖經略中原首攻恒州公先登丙子帝會諸將於圖喇河諭曰默爾奇斯部未附嚮爲朕征之公即應詔選裨將阿勒楚爾領百人爲候騎諭以方畧使勿爲備大軍至陣蟾河上一戰而潰遂降其衆辛巳追默爾奇斯酋長

輝圖與欽察戰於玉峪敗之壬午太祖征回回國其王委國而去命公逐之及於呼喇河戰不利公駐軍河東戒其衆人爇三炬以張軍勢其王夜遁繼遣公將萬騎由布哈川追襲旣及逃匿海嶼則守其要害彼進退失據不旬日瘐死癸未詔征欽察竟收其境又與俄羅斯大小穆爾奇扎爾塵戰降之丙戌取薩里輝和爾塔勒奇木等部又掠西蕃邊部庚寅太宗命睿宗循宋徼而北營取河南公亦在行是役也大敗金將哈達於三峯山壬辰夏睿宗還駐官山留公總兵圍汴金主北走渡河尾敗於黃龍岡癸巳秋汴京降俘金妃后寶器獻闕下其冬圍金主於蔡甲午金亡時汴梁受兵日久歲荒民殍公下令縱其北渡俾就樂土詔諸王巴圖西征以公爲先鋒遂擒巴齊克瑪妻子於騰吉斯海辛丑諸王巴圖征俄羅斯爲所敗奏遣公督戰遂擒俄羅斯王額勒本復從攻滿濟勒噶部其主奇哩克兵勢張甚諸王分五道以進公出奇計挑誘至鄰寧河大軍會戰不利乃於下流先渡直擣其城拔之公以歲戊申卒於圖喇河上壽七十三父諱烏蘭哈達太祖朝憲宗方髫齔以公

佐命故家付之護育及長分掌宿衞辛巳扈定宗征女
眞國破萬努於遼東巳酉定宗升遐諸王巴圖與宗室
大臣册立憲宗議久未决公以大義陳請卽定壬子睿
世祖在潛奉詔征西南夷命公總督軍馬自旦當嶺入
雲南境摩些二部酋長迎降涉金沙江所在砦栅以次
攻下之遂取龍首關世祖入大理國城是年分兵取附
都善闡及烏爨之未附者先是羅部府大酋高昇集諸
部兵拒戰大破於夷可浪山下復收合餘燼嬰城自守
城際滇池三面皆水壁險不易攻以砲摧其北門乃大
震鉦鼓進而作作而止如是四日伺彼氣靡夜五鼓潛
師躍入衆果內潰充焉而國主段智興逃匿昆澤併擒
以獻又知未降附者遠近嘯聚大爲民梗公命禪將伊
埒圖卜新掩其右哈達都尉掩其左約三日圍合與其
子阿珠陷陣擊剌禽獮草薙川谷爲之一空不二年平
大理五城八府四郡咱烏白等蠻三十七部兵威所加
如羅三斯阿伯等城亦來款附乙卯秋奉命出烏蒙趨
瀘江劃禿剌蠻三城宋邊將來拒戰屢交斬獲不勝計
遂通道於嘉定崇慶間抵合州濟蜀江以雲南平遣使

獻捷於朝還鎮大理丙辰九月遣使招降交趾留介不報十月進兵壓境國主陳光炳隔江列陣公濟江縱兵與戰彼軍大壞得舟逸去遣納哈丹往諭光炳請罪內附己未夏憲宗遣使諭旨約明年正月會於長沙是秋率四王兵三千騎蠻僰萬人掠橫山寨栅闢老蒼關徇宋內地自貴州蹂象州突入靜江府遂破辰沅直抵潭州州大出兵斷我歸路公與四王掠其後子阿珠橫擊於前盡破走之潭州又遣兵來犯壁之門濠捲溺無算彼氣褫不敢復出壁城下者月餘聞世祖班師鄂渚尋遣奇爾濟蘇將千人來援仍慰勞之由滸黃北渡庚申夏飲至上都至元

八年卒年七十三

中統三年秋九月自宿衛將軍拜征南都元帥治兵于

汴復立宿州廟碑

至元元年八月掠地廬江入滁陽自安慶經略兩淮攻

取戰獲軍聲大振廟碑
四年八月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仙人帖城等柵俘生
口五萬人江陵畫鎖宋人聞我師還合謀選兩淮驍悍
騎五千步萬人併力邀襄樊間公謂諸將曰若不投宿
江北恐落賊便遂自安灘濟江獨留精騎陣牛心山下
立虛寨設疑火夜半賊果至伏兵發斬首萬餘級廟碑
初公過襄陽駐馬虎頭山指顧漢東白河口謂諸將曰
若築壘于此以斷餉道襄陽可圖也議聞于朝許焉五
年九月築鹿門新城白河等堡廟碑

六年七月大霖雨漢水溢宋將夏貴范文虎相繼以兵來爭又遣兵出沒東岸林谷間公按觀兵勢謂諸將曰此張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堡衆從之明日南船果趨新堡大破之殺溺生擒者五千獲戰艦百餘艘于是治戰艦敎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文虎率舟師來救某知府以百艘泊百丈山掣肘城役皆邀擊于湍灘敗走之裨將矮張以軍旗百舫躍入襄州尋乘輪船順流東走公與都帥劉整分艤戰艦以待燃薪照江兩岸如晝公追戰至櫃門關擒矮張餘衆盡殪廟碑

九年三月破樊城外郭重圍逼之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人植木江中鎖以鐵絙中造浮梁樊恃此爲固我以機鋸斷木斧絙燔其橋襄援既絕公率猛士攻而拔之襄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廟碑

秋七月奉命掠地淮東抵淮陽城下彼以千騎出戰公伏師道左佯北賊果乘之擒騎將王都統廟碑

十一年正月公入覲因奏兵事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人兵弱于昔削平之期正在今日上付相臣議久不決公復奏曰今聖主臨御釋亂朝不取臣恐後日又難于

今日上喜曰卿言允契朕意詔以兵十萬付之廟碑
秋九月師次郢之鹽山得生口四人問知宋沿江九郡
精銳盡萃郢江東西兩城今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
行兩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中
拖船入湖轉而下江便時雨久晝夜不息公料大軍方
集餽餉不繼水陸兩間進退無據吾大事去矣遂與丞
相巴延議決意前進遂拖舟達江舍郢而去廟碑
初過郢按行舟路經大澤中忽騎千人奄至時從騎纔
數十人公即奮槊馳擊所向披靡彼驚走追斬五百餘

級擒范趙二統制攻沙洋新城拔之前至復州守將翟貴迎降廟碑

十一月公往覘漢口兵勢時夏貴巳鐵鎖大艦扼江漢口兩岸備禦堅嚴公曰可回舟輪河口穿湖中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夏甚便廟碑

十二月大軍至陽邏堡攻之不克公語丞相曰攻城下策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擣虛可以得志是夜雪大作黎明開霽公遥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率部曲徑渡令載馬後隨宋將程鵬飛來拒戰公横

身盪決蹀血大鏖中流敗去得船千餘艘公登沙洲急
擊攀岸步鬬開而復合者數四賊小却出馬于岸遂苦
戰破之追殺至鄂南門岸兵敗走夏貴聞公飛渡大驚
引麾下兵三百艘先遁餘皆潰亂我軍乘之江水爲赤
陽邏堡亦拔盡得軍實丞相議師所向或謂先取蘄黃
公謂衆將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
可以萬全水陸趨鄂焚其船三千艘烟焰漲天兩城大
恐漢陽鄂渚皆投兵降廟碑
十二年正月黃蘄江州降公率舟師趨安慶范文虎出

降繼下池州賈似道統兵扼蕪湖遣宋京來請和廟碑二月似道師次丁家洲公與丞相議曰且和議未定間昨我船出已亂射又執我邏騎四人宋人無信惟當進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若欲通和俟渠自來遂與前鋒孫虎臣對戰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殿時我已令諸將順江兩勢樹礟擊其中堅南軍陣動趣我船急進公挺身登艦手柁衝船雷鼓大震喊聲動天地我師掠彼舟大呼曰宋人敗矣似道倉皇失措舳艫簸盪乍分乍合公以小旗

麾將校卒輕銳橫擊深入宋軍大敗郎回棹前走丞相以步騎夾岸犄之追奔百五十里殺溺死者蔽江而下獲戰艦二百餘艘都督府圖籍印符悉爲我有軍資器仗狠藉不勝計是日似道以輕舸東走揚州夏貴走廬州廟碑

朝廷以宋重兵皆駐江都臨安倚之爲重四月命公圍守揚州公次眞州與南兵戰珠金沙殲其千人獲鹽船三十艘既抵維揚視揚子橋河路漕眞粟以助揚之郎樹柵斷其餉道宋都督姜才領馬步二萬來爭期于必

取南軍夾河爲陣公麾騎士踰河直斫姜陣才所將多亡命叛降餘皆淮卒勁勇養鋭日久戰數合堅不能却我佯北才軍果逐之我奮而回戈萬矢雨集彼不能支騎先遁去我隨以鐵騎蹂之追奔斬截萬八千餘級兩淮鎭將張世傑孫虎臣以兵萬艘駐焦山東七月公登石公山遙而望之舳艫連接旌旆蔽江公曰可燒而走也遂擇伉健善彀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公居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矢著其蓬檣烟焰赫赫窘無所出先是虎臣命前船悉沈鐵纜于江示以必死至是欲走

不能前軍爭赴水死後軍鬨走追至圖山獲白鷂子七百餘艘是後淮東諸城兵不復出矣廟碑

十月拜中書左丞相仍諭之曰淮南重地庭芝狡獪須卿守之時諸軍進取臨安公駐兵瓜洲彼絕應援揚不能為後患兵不血刃而兩浙平定公控制之力為多廟碑

十三年二月夏貴舉淮西諸城來附公謂諸將曰今宋已亡庭芝未下以外助猶多故也若絕聲援塞饟道尚恐東走通泰假息江海乃栅揚之西北丁村拒高郵寶應糧運貯粟以備灣頭堡留駐新城用逼泰州又遣千

夫長巴延徹爾帥甲騎三百壯灣頭兵力仍諭之曰庭芝水路既阻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如丁村烽起當首尾相應斷賊歸路六月姜才知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果犯丁村與我兵相抗至曉巴延徹爾來援所將皆精兵旗幟作雙赤月大軍望其塵起連呼曰丞相來矣南軍識其幟才脫身走追殺騎兵四百步卒免者不滿百人庭芝挾姜才東走公率兵追襲殺步卒千人僅入泰州迺築壘以守之廟碑

七月朱煥以揚州降泰州守將開北門納我師執庭芝

等出繼奉命戮揚州市揚泰既下公申嚴士卒不得入城致毫髮犯有武衛軍校掠民二馬即斬以徇其號令肅賞罰明有古名將風廟碑

九月兩淮悉平冬北覲見世祖于大明殿庭陳宋俘設席讌賀因上奏曰是皆陛下威德所致臣何與焉第功行賞實封泰興縣二千戶廟碑

二十三年奉命北伐叛王色埒黙等明年凱旋繼西征至哈喇和卓以疾薨廟碑

公貴而不有其位難而克任其責料敵明臨幾果聞敵

所在忠勇奮發不俟嚴辦躍馬挺槊陷陣深入故士卒感服爭出死力南討北征四十年間大小百五十戰未嘗敗衄其追降生擒者皆釋而不問及處閒暇恂恂似不能言論者謂公智信仁勇四者兼備與孫吳合云廟碑

丞相楚國武定公

公名阿爾哈雅輝和爾氏初事帝潛邸至元元年由中書省郎中參議省事出僉河南行省轉廉訪使五年治兵于楚復同僉行中書省七年拜參知政事兼漢軍都元帥十一年拜中書右丞相宋亡拜平章政

事十五年拜湖廣行省左丞相未行薨年六十

公幼聰穎而辯長躬農耕喟然曰大丈夫當立功國家何至與細民勤力畎畝釋耒去求讀國書一月而盡其師學甚爲舅氏實喇岱達爾罕所歎異曰而家門戸其由此子大 牧菴姚公撰神道碑

初公下江陵驛聞大讌三日曉近臣曰巴延東兵阿爾哈雅孤軍戍鄂厯嘗深憂或荊蜀連兵順流而東人心未牢必翻城爲内應根本斯蹶孰謂吾北庭人能覆全荊江浙聞之肝膽落矣而吾東兵可無後虞即封江陵

民千家神道碑

公移兵長沙而拔湘陰潭守臣植滉柱江中自喬口至城凡十五所皆斷之又拔城西柵射書招其守帥李芾速下以活州民不然拔城屠矣不荅乃令諸將畫地分圍決隍水以樹梯衝礮鐵壩石心臺百日公中流矢創甚賁戰益急申命諸將凡所由久頓兵者卒伍前驅諸將安行其後也自今萬夫千夫百夫長皆居前列有退衄者定以軍興法從事三日而拔語諸將曰國家有制城拔必屠是州生齒繁夥口數百萬悉魚肉之非帝諭

巴延以曹彬不殺者也其屈法生之發倉以賑餓人傳
檄柳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江西袁連皆下之神道碑
幼主面縛公入覲賀始庭拜平章政事還移兵靖江破
嚴關敗馬都統臨川陳張兩總管小溶江諭經略馬曁
不下凡攻四十餘日而拔公以靖江遠中土非長沙匹
民性驁囂易叛難服不重典刑之廣西他州不可言以
綏徠其阬之市斬曁傳檄下柳鬱林橫邕廉象潯藤梧
貴賂融賓宜賀化高容欽雷爲州二十廣肇慶德慶封
爲州三特磨農士貴南丹牧莫大秀皆請內屬乃聞全

之湘水三十六所以通遞舟承制以萬戶史格行宣慰司于靖江神道碑

公還潭宋餘孽益衛兩王改元海中以爵啗人規復其舊全永諸州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周隆張虎羅飛之倫大或集衆數萬小亦千數在在爲羣與江之北舒黃蘄相煽以動皆剷平之神道碑

宋將張世傑傳欲襲肇慶雷瓊詔公討之且略地海外無爲賊巢過柳州嶺時暑軍士病渴所乘馬蹄地出泉人資沃飲至今名馬蹄泉而僞安撫趙與珞巳戍海南

白沙港公航海五百里不崇朝而至擊與珞并獲僞使冉安國黄之紀皆磔之諭降瓊南寧壽安吉陽閒僞衛王陷南恩公還襲走之降方經略會僞衛王死崖山乃還復諭降八番以其酋龍交貌入覲置宣慰司從鎮南王伐交趾其君蹈海去得交穀昭國兩王以歸神道碑

燧嘗讀望諸君書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未嘗不興慨嘆于武敏開用兵端視南國爲奇貨思圖形丹青垂譽竹帛于今與後者如取諸懷及襄陽下方成淮西功巳不出乎巳大師南伐復分兵淮東渡江捷

聞一失聲而死豈先福始禍者誠如道家所忌耶又劉武敏碑云始上書策宋必平時廷臣譁然異之以爲虛國病民未見收其成功可歲月計者不謀一喙而天聽獨奮然曰惟汝予同爲之興兵如所策圍襄陽而宋宿援師十萬於郢訖不可前乃遣間懷僞燕郡王目化軍節度使告身金印牙符聲致之公以幸吾元假手以甘心也公聞之待罪闕下詔磔死間俾中書移書讓其謀國臣曰汝禮義邦乃令出盜賊誣我大臣大賚加公還之於軍襄陽既下詔丞相巴延將數十萬衆浮漢濟江俾公別將數萬衆遊擊淮南公銳欲濟江爲首帥者累丞可曰吾受詔遊擊敵兵使無西耳濟江非所聞也及丞相入郢捷至公失聲曰首帥東縛乎我顧乃成功後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其夕憤惋以死而公鼓其孤軍留戍所餘不能倍萬名城通都身至力取利盡海表圖地籍民半宋疆理蕞所下州判之南十四淮西

四湖南九江之西二廣西二十有一廣東海南各四凡五十八自餘洞夷山獠荷氈被毳大王小酋棊錯輻裂連數千里受縻聽令者猶不與存其依日月之末光張雷霆之餘威以會其成功者亦一世之雄哉今列其由省幕戎麾與所受降登宰相位者二蒙古岱阿嚕罕平章十二鄂囉齊呼圖克特穆爾阿里史格呂文煥特穆爾巴哈李庭李恒張宏範劉國傑程鵬飛史弼右丞四索多完顏諸海達春伊嚀訥左丞四塔齊哈唐古岱劉深趙脩巳叅政十三賈文備鄭伊克何瑋張鼎樊楫朱

國保張榮實囊嘉特烏瑪喇博囉和塔拉高達馬應龍雲從龍都元帥宣慰使總管萬夫千夫之長又什伯是覩出其門者衆多又足徵公善推勞人也神道碑

臣甘立猷恭校

元朝名臣事略卷三

元　蘇天爵　撰

太師廣平貞憲王

王名伊實阿爾拉氏賜號伊嚕勒諾延初襲父職爲右萬戶至元十二年拜御史大夫二十四年將兵平納延以功加太傅二十九年加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三十一年進太師元貞元年薨年五十四

公小字伊實迺至貴顯寵以不名賜號伊嚕勒諾延譯云能官也高唐閻公撰勳德碑

國初官制簡古置左右萬戶位諸將之上首以公之祖博爾珠居右博爾珠贈太師謚武忠善戰知兵太祖在潛共履艱危征伐四出無往不從時諸部未寧每遇武忠警夜必安枕寓直于內與語或至達旦默爾奇斯之戰風雪迷陣再入敵中求太祖不見急趨輜重則御勒已還臥憩車中聞武忠至曰此天贊我也及得天下君臣之分益密武忠既老以病薨子博囉台襲爵公弱歲襲爵統按台部衆器量宏達襟度淵深莫測其際世祖聞其賢驛召赴闕見其丰骨龐厚解御服銀貂以賜國朝重太官內膳之選特命公領其事侍宴內殿公起行酒詔諸王妃皆執婦道勳德碑

至元十二年拜御史大夫公長臺憲務振宏綱弗親細

故興利之臣欲援亡金舊制併憲司入漕府他日當政者又請以郡府之吏互照憲司檢底公言風憲所以戢姦若是有傷監臨之體其議乃格勳德碑

公事上遇下一本于誠事有廷辯當雷霆之下辭益鯁直天顏爲之霽威勳德碑

二十四年宗王納延叛東鄙世祖躬行天討命公總戎以先之大駕至半道則公已退敵僵尸覆野數旬之間三戰三捷獲納延以獻詔還乘輿駝畜百蹄勞公公謝曰天威所臨如風偃草臣何力之有駕還留公勦絕餘

黨執其酋金嘉努獻俘于朝同惡數人戮之軍前明年納延餘燼哈坦多羅干復叛再命公出師兩與敵遇皆敗之追及兩河威乘破竹勢敵衆大衂酋長遁去時巳盛冬聲言駐兵俟春方進忽倍道兼行過黑龍江往擣巢穴殺戮殆盡其酋莫知所終夷其城郭鎮撫遺黎而還國家承平日久變生肘腋貽九重宵旰之憂公英猷載奮不期月而三叛悉平詔憫其勞加太傅開府儀同三司申命禦邊杭愛 勳德碑

二十九年加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宗藩帥鉞一切

稟命于公特賜步輦入內位望之崇廷臣無出其右勳德碑

三十年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公爲輔行請授儲闈舊璽詔從之勳德碑

鼎湖上仙公奉鑾馭而南宗室諸王畢會上都定策之際公起謂皇兄晉王曰宮車晏駕已踰三月神器不可久虛宗祧不可乏主曏昔儲闈符璽既有所歸王爲宗盟之長奚俟而勿言王遽曰皇帝踐祚願北面事之于是宗親大入公辭勸進公復坐曰大事已定吾死再無

憾惟公一言合臣民共戴之誠成先皇付託之意勳德碑
上即位進秩太師佩以上方玉帶寶服還鎮北邊勳德碑
元貞元年冬議邊事入朝兩宮賜宴酬酢盡歡如家人
父子然還鎮有期不幸遘疾以十一月某日薨勳德碑

太師淇陽忠武王

王名伊徹察喇學順氏至元十八年由宿衛官拜宣
徽使三十年拜知樞密院事明年加太保錄軍國重
事樞密宣徽使如故大德四年進太師至大元年拜
和林行省右丞相封淇陽王四年朝京師薨年六十

五

王性仁厚勤儉事母備諸孝敬姿貌英偉望之如神世祖雅聞其賢復憫其父之死事也年十六召見容止端重奏對詳明上驚喜曰實勒們有子矣王曾大父博勒呼自太祖蚤年已見聖駕委心臣事大業肇基身餘百戰竟薨于敵是時官制簡古止爲第一千戸大父托歡嗣父官佐憲宗四征不庭日闢土疆父實勒們恒鎮徼外從征六詔懷服諸蠻遘疾薨於軍卽命領四集賽太官集賽者國制分宿衛供奉之士爲四番番三晝夜凡上之起居飲食諸服御之政令集賽之長皆總焉清河元公撰勲德碑

至元十七年長一集賽明年詔曰伊徹察喇秉心忠實執事敬愼知無不言無不盡曉暢朝章用輒稱旨不可以其年小而遲其官可代錫津爲宣徽使勲德碑

二十六年上討反者于杭愛皆陣王奏曰丞相安圖巴延御史大夫伊嚕勒皆嘗受命征戰三人者臣不可以後之今勍賊逆命敢禦天戈陛下憐臣賜臣一戰上曰乃祖博勒呼佐我太祖無征不在無戰不克其勲大矣卿以爲安圖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戰多自恥不逮然親屬櫜鞬恭衛朝夕俾予一人不逢不若爾功非小

何必身編行伍手事斬馘乃始快心耶勲德碑

二十七年僧格旣立尚書省簧鼓上聽殺異己者箝天下口以刑爵爲貨而販之咸走其門入貴價以買所欲貴價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不四年紀綱大紊人心駭愕尚書平章政事伊蘇岱爾王之太官屬也潛以其事告王王奮然奏劾僧格伏誅上曰伊徹察喇口伐人姦發其蒙蔽乃以沒入僧格黃金四百兩白銀三千五百兩及水田水磑別墅賞其淸强勲德碑

僧格旣敗上以湖廣行省西連蕃洞諸蠻南接交趾島

夷延袤數千里其間土沃而人夥畬丁溪子善驚好鬬非賢方伯不能撫全王舉哈喇哈斯達爾罕以爲其省平章政事凡八年威德交孚蜚聲海外入爲丞相天下稱賢勳德碑

二十八年都水使者請鑿渠西導白浮諸水經都城中東入潞河則江淮之舟既達廣濟渠直泊於都城之滙上亟欲其成又不欲役及細民敕四集賽人及諸府人興鑿所司高深之分賦之刻日使畢王率其屬著役者服操畚鍤卽所賦以倡趨者如雲依刻而渠成賜渠名

遏惠河而河爲公私大利上語近臣曰是渠非伊徹察喇身率衆手成不亟也勳德碑

成宗登極制曰伊徹察喇盡其誠力深其謀謨抒忠于國流惠于人可加開府儀同三司太保錄軍國重事樞密宣徽使如故勳德碑

大德四年拜太師初金山南北叛王海都都勒幹據之不奉正朔垂五十年時入爲寇恒命親王統左右部宗王諸帥屯列大軍備具衝突五年朝議北師少息紀律或失命王亞晉王以督之是年海都都勒幹入寇我爲

五軍王將其一鋒交軍頗不利王視之怒被甲持矛身先陷陣一軍隨之出敵之背五軍合擊敵大崩潰海都都勒斡遁去王亦罷兵歸鎮賞功謀罪恩威服于敵人厥後都勒斡來請臣附時武宗亦在軍王遣使與武宗及諸王將帥議曰都勒斡請降爲我大利固當待命于上然往返再閱月必失事機事機一失爲國大患人民困于轉輸將士罷于討伐無有已時矣都勒斡之妻我弟瑪古哈喇之妹也宜遣報使許其臣附衆議爲允既遣使以事聞上以公深識機宜既而瑪古哈喇復命由

是叛人稍稍來歸勲德碑

十年冬叛王猷哩特穆爾等屯于金山武宗帥師出其不意先踰金山王以諸軍繼往壓之以威啖之以利猷哩特穆爾乃降其部人驚潰王遣圖們特穆爾察呼將萬衆深入其部人亦降徹伯爾者海都長子也海都死嗣領其衆至是我軍掩取其妻子及部人兩部凡十餘萬口勲德碑

至大元年王遣使奏曰諸王托和木本懷携貳而徹伯爾游兵近境叛黨素無悛心倘合謀致死則垂成之功

顧爲國患臣以爲昔者都勒斡先衆請和雖死宜遣使安撫其子庫春使不我異又諸部既已歸明我之牧地不足宜處降人于金山之陽吾軍屯田金山之北軍食既饒又成重戍就彼有謀吾已擣其心腹矣奏入上曰是謀甚善公宜移軍阿達哈薩音薩哈地王既移軍徹伯爾托和木欲奔庫春不敢納去區無所遂相率來降于是北邊以寧勳德碑

上詔王曰公之先佐我祖宗常爲大將攻城戰野勳烈甚著公國之元老宣忠底績清謐中外朕昔入繼大統

公之謀猷甚多今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以公爲右丞相依前太師錄軍國重事特封淇陽王佩黃金印宗藩將領實賴卿𢈔進退其益懋乃德悉乃心力毋替所服勳德碑

四年王入朝仁宗燕之于大明殿眷禮優重九月六日疾病敕御醫數輩診療越三日薨勳德碑

樞密句容武毅王

王名托克托呼欽察氏世爲欽察國主國亡率其種人入宿衛至元十四年王將兵北伐有功除同知太

僕院事改衛尉院事領羣牧司事二十二年拜樞密
副使攝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大德元年遷同知樞密
院事是歲薨年六十一

公欽察人其先係武平北哲琳川按塔哈山部族徙絶
域有山曰伊埒巴爾襟帶二河左曰約羅右曰伊蘇定
居焉自號欽察其地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
没輒出川原平衍草木盛茂土産宜馬富者有馬至萬
計俗衽金革勇猛剛烈蓋風土使然公之始祖庫楚克
高祖蘇穆爾曾祖伊納克實世為欽察國主太祖征黙

爾奇斯其主輝圖奔欽察遣使諭伊納克實謂使者曰逃鸇之雀翳薈猶能生之吾顧不如草木耶歲丁酉憲宗在潛邸奉命薄伐兵巳扣境公之父巴圖徹爾舉族迎降從征默爾奇斯國世祖征大理伐宋渡江率其種百人侍左右以其俗善芻牧俾掌尚方馬畜歲時具馬湩以進其色清徹號黑馬乳因目其屬曰哈喇齊蓋譯言黑也中統初同氣有閱墻之釁靖亂有功賞銀百兩公年逾弱冠亦以功受銀五十兩巴圖徹爾卒乃襲父職備宿衛高唐閻公撰紀績碑

宗室海都粤自先朝畔渙朔方國家根本之地在北部遣皇子北平王率諸王鎮守之至元十四年諸王托克托穆爾錫里濟叛北平諸部暨祖宗所建大帳盡爲所掠公請爲國宣力率兵討叛以其年三月敗敵將多爾濟戩于納琳布拉邀諸部以還夏四月應昌部族珠爾噶岱構亂托克托穆爾聞之引部相應中途遇公將會戰擒其偵高者數十騎敵乃引退珠爾噶岱勢孤不能振尋即殄滅夏六月聞敵駐圖喇河馳河上追奔逐北三宿而後返秋八月復敗敵于斡琿河獲所掠祖宗大

帳北平部衆悉追還之紀績碑

詔公率欽察驍騎千人從大軍北伐十五年正月追錫里濟過金山擒扎哈台等以獻繼敗庫春等被創力戰獲輜重羊馬甚衆紀績碑

有旨欽察種人或隸諸王或在民編皆命析出隸公部伍于是戶給楮幣二千緡歲賜粟帛擇材堪宿衛者從事韃靼紀績碑

二十三年置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公以樞密副使攝都指揮使衛之官屬聽以公宗族將吏爲之夏六月海都

兵犯金山詔公與大將托多爾海共爲守禦紀績碑

二十四年春東藩諸王納延叛陰結其屬額布根錫里

哈于北邊諜者二人至軍中爲公所執盡得其情遣使

以聞且言宜召錫里哈等赴闕一日錫里哈設宴召公

及托多爾海托多爾海將往公止之曰彼已藏禍心吾

屬至必被擒大軍誰與統屬遂不往尋有旨令錫里哈

入朝將東道進公言于北安王曰若輩分地在東脫有

不虞是縱虎入山林也乃命從西道進旣而有言額布

根叛者衆欲先聞于朝然後發兵公言兵貴神速吾盡

忠于國當臨事制宜若彼果叛兵至可即屠之否則與約而還衆以爲然即日啟行公爲前鋒疾驅七晝夜渡圖喇河與額布根戰于博恰嶺彼大敗俘獲無算額布根僅以身免紀績碑

世祖親征納延聞額布根敗走遣使諭公收其餘黨沿河而下遇叛王特爾格軍萬騎擊走之獲納延羣牧馬畜擒叛王哈喇斐等獻俘行在所悉誅之欽察喀喇之屬自叛所來歸者即以付公始置哈喇斐萬戶府欽察之散處安西諸王部下悉令公統之紀績碑

冬十月納延餘黨復萌成宗時在儲闈詔命公扈從往征之十一月兵至哈拉袞誅烏塔碣等降其部曲紀績碑

二十五年諸王伊奇哩部衆爲叛王哈喇哈斯所掠遣使告急公復奉命從成宗率師往援夏五月與敵戰于烏爾呼彼軍敗衂伊奇哩部衆盡復師還至哈拉袞山聞叛王哈坦軼我邊鄙胥濟古烈河大敗敵軍哈坦脫身奔竄遼左諸部悉爲我有乃置東路萬戶府鎭守其地紀績碑

二十六年春從皇孫晉王征海都夏六月兵抵杭愛嶺

敵先據險我師失地爲敵所薄軍士隨潰公一軍獨前麾戰久之翼衞晉王而出行至信宿聞襲騎在後公選精銳爲殿設伏以待之襲騎聞之遂不敢進紀績碑

秋七月世祖巡幸北邊褒諭公曰惟昔聖祖肇基失利于斡罕一二藎臣同飲班珠河水者至今稱之卿赤心衞社稷馳譽朔南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卿其勉旃還至京師會宴羣臣復諭公曰朔方人來濟都有言杭愛之役使彼邊將人人善戰如托克托呼吾屬安所措矣凡有功將士可令見朕欲面加優賞公言慶賞之典蒙古

將士宜先之世祖曰卿毋飾讓若輩誠居汝曹之右盍
效汝曹力戰耶明日召諸將士頒賞有差紀績碑
二十八年秋公率哈喇齊萬人北獵罕達該敵衆將入
寇知公在邊遂引去紀績碑
二十九年秋略地金山擄海都之黨三千餘戶還駐和
林紀績碑
三十年春有詔進取奇爾濟蘇師次謙河冰行數晝夜
至其境盡收五部之衆屯兵鎮守之遣使奏功進秩龍
虎衛上將軍仍給行樞密院印以便文移夏五月海都

聞公取奇爾濟蘇引兵至謙河復爲公所敗擒其將傅
囉齊一歲之內多雋功紀績碑
成宗卽位以邊圉重事須公鎮守有旨無預朝會紀績碑
元貞二年秋宗室諸王附海都者率衆來歸邊民驚擾
往往逃匿山谷公率兵直抵金山伊嚕哈斯界餉饋資
糧安集衆庶導諸王承和爾等入朝紀績碑
公爲將鷙猛先期制敵應變如神尤善激昂士氣臨陣
誓師人百其勇至若出司閫鉞入賛機樞忠國大計知
無不言古之所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于公見之紀績

碑

臣蔡共武恭校

元朝名臣事略卷四

元　蘇　天　爵　撰

丞相興元忠憲王

王名諤勒哲圖卜布延氏中統三年以大臣子選侍東宮署詹事至元二十八年尚書省罷拜中書右丞相加太傅錄軍國重事居相位十三年大德七年薨年五十八

中統三年封皇子爲燕王領中書省是爲裕宗詔選王府僚屬聞公之賢卽以應選久之署東宮詹事入籌帷

幄出掌環衛小心畏慎夙夜在公裕王甚器重之一日重宴宗室指公語衆曰先正有言爲人上者當務親善遠惡善人如諤勤哲豈易得哉高唐閻公撰勳德碑又云公祖圖薩乘時草昧從太祖起朔方平諸部歲壬辰太宗大舉伐金六師趨汴先期命睿宗由陝右進以圖薩爲前鋒取道金房絶漢上流畧襄陽方城而北破金卒二十萬於陽翟金亡有事于蜀襲武休與元閬利諸州拜都元帥辛丑取成都誅宋將陳隆之西蜀以平又錫津早侍潛邸中統元年天戈北舉捍禦不虞率身先之還拜宣徽使四年進中書右丞相時朝制草創登政府者多宿儒耆德相與訏謨廟堂皆經國承圖鶴馭上賓仍主東宮衛兵成宗以皇孫伐叛北方詔公總治軍旅輔行者凡再勳德碑

至元末姦臣竊弄威福事敗伏辜端揆難其人博選于
家無以踰公乃拜中書右丞相登進善良湔除弊法朝
政煥然一新方權姦之熾分遣使者乘傳諸道以會計
爲名肆爲掊克公私騷然公爲奏請自中統初積歲逋
懸一切釋而勿論迄今人賴其利勳德碑
公承玉几末命叅定大策內稟皇太后睿謀外合宗親
大臣之議居冢宰統百官者踰三月古之所謂不動聲
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惟公足以當之勳德碑
成宗纂承大統首議加上祖考尊謚致隆福長樂之養

分寶展親大賚四海朝廷之治一以倚公公在相位上體淵衷勤卹民隱數下寬大之詔散逋賦鉅萬計宣布皇仁斯亦至矣勳德碑

大德四年加太傅錄軍國重事內秉鈞衡外綜邊務位極尊崇股肱心膂之寄益重勳德碑

天祐皇元宗臣碩輔稟靈河嶽者不為不衆若夫忠藎傳家洊履上台績用著于累朝處中書十有二考惟公一人當其四罪咸服治底雍熙既彰世祖知人之明至于運佐重光元貞載造偃革以宅南交睦族以協萬邦

拯災救患博施濟衆克廣聖朝安民之惠致君唐虞之效昭然在人耳目矣（勳德碑）

丞相順德忠獻王

王名哈喇哈斯威喇諾爾氏至元九年朝廷錄勳臣後拜宿衛官襲號達爾罕二十二年拜大宗正三十八年拜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大德二年拜江浙行省左丞相是年入拜中書左丞相七年拜右丞相十一年夏陞和林宣慰司爲行省王以太傅行省事至大元年薨年五十有八

王甫及歲而識悟異凡兒目不視戲稍長善騎射尤親
儒者聞儒者談輒喜中庵劉公撰勳德碑

至元壬申世祖錄勳臣後一見異之命襲達爾罕王曾祖奇爾實勤遇太祖於飛龍見躍之際知斡罕將襲之趨告帝爲備果至我兵縱擊大破之尋併其衆以功擢千戶錫號達爾罕時官至左右萬戶次千戶非勳戚不與達爾罕譯言一國之長帝謂侍臣彼家不識天意故來相害是人告我殆天所使我許爲千戶達爾罕矣祖巴哩察使從睿皇取汴蔡滅金丙申分邑順德考囊嘉特從憲宗伐蜀戊午薨於軍長宿衛百人夙夜共職惟謹嘗從獵馬躓
傷面上直如常帝命醫視眷益重勳德碑

甲戌冬十月帝獵賽音布拉克歸語皇太子曰達爾罕

非常人比可善遇之江左平賜廉欽二州益其邑（勳德碑）

乙酉拜大宗正時郡縣因盜詐者上宗正決屬當遣使決死因諸道王重按獄詞小不具悉令覆劾奏決者僅六十人耳尋赦之所活數百人大同民挐鬬毆鷹房三人死近臣以變聞帝怒亟遣王治止坐其首鬬者京師有以僞造楮幣連富民百餘家盡釋之保定諸郡旱民嘗輸米京師多以輕資就糴有司摭爲姦欲沒其產賞告者王得其情皆縱去曰舍貴就賤民便事集又何罪爲（勳德碑）

柄臣擅威福益横知王惡已忌之數曲爲邀致竟不一往其家僮冒禁殺牛有司莫敢詰王致以法益忌謀撓王以多事奏請江南囚亦隷大宗正治決王曰彼間民教令未孚若一切繩之恐生亂帝是之而止勳德碑

辛卯帝念湖廣失治欲遣近臣往莫宜王臺臣奏達爾罕在宗正決獄平卽去恐難其人帝曰彼地朕嘗駐蹕治非斯人不可王遂行授湖廣省平章政事勳德碑

湖廣南陬交趾占城西南接南詔東連吳會境壤且萬里而八番兩江蠻獠布溪洞間虺蛇起伏跳踉小戾則

相讎殺攻剽無時故治視他省劇甚王至審利病庶先後簡僚佐撫兵民威行德流善遂頑革錢粟刑獄井井有條勳德碑

自宋時有巨盜嘯黨出沒湖湘殆二十年不可制王選士付以方略悉擒誅之江州隸江西省有猾民餌官府恣虐凡剽船江中羣盜皆與爲根穴交通王知狀徑縛以來百救莫聽卒寘於死遠近震悚勳德碑

王辰置行省樞密院兵民政分勢不相管奸寇伺發溪洞王入覲列其不便罷之帝問王人言廉訪官反撓吏

治朕已令覘之卿謂若何王曰憲司職糾姦弊貪吏所疾妄爲謗耳帝以爲然勳德碑

邊將征交趾出其境王戒曰無擾吾民有奪民魚菜者杖其千夫長一軍肅然乃上奏曰往年遠征無功民瘡痏未蘇乃復有事非國善謀也又發湖湘民屯田廣西爲圖交趾計王以徙民瘴鄉事固難成必且怨叛遣使齎奏吏抱券請署不答俄使還報罷民大悅已而廣西元帥府請募南丹戶五千屯田襟要謂士不死瘴癘餽餉有餘蓄實空荒之地爲邕管之蔽制諸蠻控交趾其

利有六王喜與之牛種農器置長統焉閩諸朝到於今

便之勳德碑

湖廣舊無夏稅柄臣援唐宋末世爲徵王曰衰弊之政

聖朝可行耶竟奏罷常澧辰等州大水漂民廬多死者

王亟發廩爲之賑慰凡災皆如之勳德碑

甲午春正月世皇登遐王謹斥候戒不虞境內寧肅勳德碑

大德戊戌九月朝於上都帝嘉其績授光祿大夫左丞

相行省江浙視政凡七日綱舉七十餘事民風吏習翕

然爲變入爲中書左丞相杭之耆庶伏地攀泣焉不得前勲德碑

王旣當鈞軸益以天下自任每退食延見四方賓使訪以物情得失吏治否臧人材顯晦年穀豐歉採可行行之凡論議先以國典參以古制揆以時宜必當而後已其可否事猶化之運順無留滯惟不言利不喜變更一以節用愛民重名爵爲務勲德碑

京都未有孔子廟而國學寓他署王喟然曰首善之地風化攸出不可怠乃奏營廟學嘗躬爲臨視旣成朝野

瞻聳選名儒爲學官奏遣近臣子弟入學而四方來學者益衆又郊祀久未遑王總羣議奏行之勳德碑

辛丑同列以劉深議倡言世祖以神武開一統功蓋萬世陛下未有伐國拓地之舉以彰休烈西南夷八百媳婦國弗率可命將往征王謂山嶠小夷去中國遼絕第可善諭向化苟將非其人未見所利勿聽竟奏發湖廣兵二萬人丁壯役餽輓數十萬將失紀律果無功而還諸蠻要擊饑疫相仍比至將士存者纔十一二會赦有司議釋將罪王曰徼名首釁陷失士馬非常罪比不誅

無以謝天下奏誅之勲德碑

癸卯秋拜中書右丞相王常言治道先守令至是選掄益詳時號得人定官吏贓罪十二章及丁憂婚聘盜賊等制禁獸戶專山澤之利每歲春大駕幸上都王必留守其重可知時帝疾連歲權移中宫羣邪交扇勢焰翕忽王以身匡之天下晏然勲德碑

丙午加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擢僚屬奏脩功臣傳勲德碑

冬十有二月帝不豫王入侍醫藥出總宿衛且理幾務

諸藩王欲入侍疾王拒之勲德碑
丁未春正月宸御晩駕時武宗撫兵居北王封府庫稱
疾臥闕下理幾務如故中闈以奸臣謀絶北道驛欲行
祔廟禮王格其事密記授使問走踰兩驛使得傳馳報
武宗諸懷詐者數欲害王王不爲動內外懔懔視王以
安會仁宗擒滅其黨發使迎武宗武宗卽位加太保錄
軍國重事勲德碑
和林控北邊始置宣慰時諸部落降者百餘萬口乃罷
宣慰詔王以太傅爲左丞相行省事賜楮幣十五萬黃

金贏十二鎰白金三千五百兩帛四百端乳馬六十匹至和林獲盜米商衣者卽斬以徇攘竊屛息行旅爲便分遣使發廩賑降口復奏請錢七千三百萬緡帛稱是易牛羊給之又給網數千令取魚食遠者厄大雪金山命諸部置傳車相去二三百里凡十傳餽米數萬石牛羊稱之又度地立兩倉積米以待來者全活不可勝紀有飢乏不能達和林往往以其男女弟姪易米以活皆贖歸之和林歲糴軍餉恒數十萬主吏視利繆出納囊橐滋弊久矣立法遏其源稱海屯田廢弛重爲經理歲

得米二十餘萬斛益購工治器擇軍中曉耕稼者雜教部落又浚古渠溉田數千頃穀以恒賤邊政大治勲德碑
至大改元帝賜大帳如親王制諸藩稟命戎事則以宴之仍賜酒米百斛天下傾耳以俟復召是冬十一月遘疾召其屬曰吾不起矣不得報國矣汝曹各自勉此間金穀勿遺朝廷慮其屬以聞帝驚愕命醫偕其子托歡行以閏月某日薨於和林天雨木冰連日帝大傷悼敕大臣尹買葬地於平陽山南原曰使天下後世知吾賢相爾勲德碑

王神宇淸偉簡重寡言不見喜慍望之儼然知其爲公輔器其在宗正也從世皇北巡平宗王亂初入叛境王率三百騎猝與敵遇徐整騎突出敵背連轂矢殪數人敵披靡帝壯之其在中書也引儒生討論墳典至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皐陶稷契伊傅周召之爲臣歎曰人生不知書可乎擇儒士教其子學由是而觀王之文武志略本乎天性奮身逢時發於眞誠故其功業之見於世剛明正大巍巍煒煜如此嗚呼古之所謂大臣者王無愧矣勳德碑

皇元聖聖相承天祐生賢相將臣炳烈相望人才於斯為盛若夫懷遠圖而略近功先大綱而後小數蘊江海之量負山嶽之重不威而令行不言而人服處難而無所慼履變而不可奪端委雍容而朝廷尊安天下受其賜惟忠獻王其人乎勲德碑

平章魯國文貞公

公名博果密喀喇氏由國學生擢利用少監出為燕南提刑按察使召為參議中書省事歷吏工刑三部尚書拜翰林學士承旨至元二十八年拜中書平章

政事三十一年出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將行畱爲
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大德二年加行御史中
丞領侍儀司事四年薨年四十六
喀喇卽漢高車其國屬質貴族子十人燕眞年最少世
祖時猶王也莊聖太后遣之入侍嘗同卧起寒暑飢渴
曾不告勞公其元子幼事裕廟於東宮後因簡拔衞士
子廩以官帑俾師贊善王恂公在其間恂從北征太傅
魏國許文正公辭中書左揆拜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
敕胄子與嘗游恂門者皆從之學公年十二穎悳強敏

志力兼人太傅非旬休不至家恐妨授徒每令諸生直日以謝客至公則持書崇朝永夕坐中門不移否則擁篲掃灑褰簾操杖出必乘馬導前無馬徒從循循安之其敬以孝猶子事父唯恐斯須仁義之言不聞道德光輝不接也太傅巽之易其國言博果密者爲時用字用固已見於世矣他日誦說餘力纂記爲帙上起唐虞下逮遼金帝王名謚統系歲年在位久近皆能闇誦帝嘗試之立應無滯牧菴姚公撰神道碑

舉國學士驛致上都布官中書宥密憲臺公少利用監

權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尋眞爲使或訟靜之守臣盜官帑廩靜隷河東山西道彼自有使救不遣俾公鞫按歸報合旨賜白金千兩鈔五千貫神道碑

二十年宣政使僧格方見寵茶漕盧世榮阿以進言臣能使天下賦入倍其舊十帝以問公對曰漢唐聚斂之臣如桑宏羊劉晏世主初亦賞其納忠及後富國病民怨歸於上而始加誅雖足少謝天下而亦貽譏千古臣願陛下無納其謀帝弗善之以世榮爲中書右丞俾公參議省事公辭以疾世榮纔一年敗誅帝謂公曰朕甚

負愧於卿神道碑

河東山西道憲使貸母錢府約歲輸羊爲角如干千馬爲蹄如干百至則悉賦所部州縣而抑其估爲民所訟敕公鞫於大同入境歲荒發廩而始治獄得其不法百餘事罪當死服辭皆具逦臣與有私者爲之解脫顧譏公以問獄行不俟報可而擅發廩卒貸違制帝曰出使之臣身見歲惡須請而發民殍死矣何罪惟移囚至京師公節陳款辭百無一遺制又覆問使搒掠汝乎對以未嘗曰未嘗則汝受其辜何枉遂尸之市神道碑

戰將某有功北陲求欽察之奴入者皆良爲兵隷已麾下制可乃多取編氓入籍中書遣僉行省臣王國用覈之爲所蠶正什七遂讒其專行不奉詔帝怒欲斬之刑曹受成命矣公入陳敕惟以欽察之奴入者出而爲兵未聞以編氓隷欽察或西域河西諸人例此雜取編氓以益其軍則天下之戶耗矣國用之忠宜旌何事而誅譬解數四而免神道碑

北京地大震陷城郭壓死人民不可紀極敕遣一國人爲平章者振䘏之即其地娶三妻歸公入問旣失上遣

大臣救災之旨且歛民望其人庭辯不服至以詈婦人言者相加公曰汝妻事盜殺臣之子又爲盜殺臣制服孰爲非夫孰爲非夫其人汗愧噎默莫對會太官將午舉皆趨出帝顧謂左右曰若人平時似不能言及其辯事吐詞鋒出人有不及嬰者神道碑

二十四年僧格讒中書殺世榮奏立尚書省盡統中書六曹誣殺參政楊居寬郭佑中外爲之不寒而凜大爲勾考無遺利矣勢燄薰天求及門者如輻輳轂自平章而下省退則送歸其第一日獨延公至堂貌敬而忌忮

日深諷公爲巨商訟寃入大珠貨公及拒不受伺其退食必欲以不坐曹理務罪之闔省叩請而免遂病帝還自上都謂其弟伊埒薩巴曰而兄必以某日來迎果以其日公立道周見其羸瘠曰卿尫甚於書致者顧當國臣問祿幾何對以羸病告者率不給帝曰其父童丱事朕恪勤至死是又朕所教育貧不能家何以告爲其盡以給且厚賜之神道碑

二十八年僧格伏誅帝畋漷北召至行殿廢是省還六曹中書欲用爲丞相公辭丞相惟國人義爲釁籍盜殺

臣獲黑簿盡得入賄其家主名東宫之臣惟無諤勦哲帝嘗譽曰佳見我將賚汝如斯人者義爲乃以爲中書丞相拜公平章政事恩養日隆大政疑令動見諮諏引右丞何榮祖同平章屏棄凶邪崇拔善良飭爲吏者皆親經術一蠲苛虣之法人心熙洽以爲復見中統至元初治神道碑

時方改提刑按察爲肅政廉訪上都留守司茂巴爾斯不便之入言同知西京臣言河東山西廉副受賕楮帛爲千者五十欲因以廢諸司帝召問公奏曰是事誠有

彼何爲不陳省臺上都留司何與而知此必告者得罪其司爲此誣言緩其事耳設廉副受財罪止其身天下憲司何與而盡去之帝意乃釋神道碑

中書平章敏珠爾丹請復立尚書省專領戸工刑三部召公至上都議公詰曰阿哈瑪特嘗以領部分中書戸工敗爲制國用使又敗爲尚書省又敗則併歸中書終以姦贓狠戾以取誅籍後僧格立尚書省盡奪六部其威虐貪墨益極亦就梟夷旣廢復置將效尤兩人耶制是之神道碑

達喇海求徵考中書錢穀逋懸省臣請入止之公曰無庸急則宸衷必疑有所覆護宜聽其爲若曹小人旋踵而敗未旬月果以賄誅神道碑

或請征海國流求與加包銀江南公曰吾元疆理天下四表之間橫目窮髮何所不臣何資魚蝦之國始廣土衆民哉況冒至險航不測出萬有一安之途未必利也始包銀出於河朔未平眞定守臣以公需數斂煩民會其歲費征之以紓急一時其後天下例之至憲廟定制戶率賦銀四兩中統唯聽如數入寶鈔輕其舊之半今

江之南履畝而稅輸酒醋課及他鄉里門徭水馬驛遞又增包銀則重斂矣民將不堪爲之止神道碑公每上直從容獻納疑者釋危者安誣者得以白上嘗論爲君之難以一身臨四境統萬幾一或逸弛則民受其殃公對曰誠如聖諭向使在昔帝王咸知儆戒力行善政則羣生何患不遂哉又諭老成有言天下事如圓枘方鑿能少就之無往不可公曰人臣當以身徇國難易在所不計廢道違忠以求耦從則國家奚所賴耶上奇賞之瓠山王公撰墓誌

癸巳冬彗出東北上夜坐齋宮延勳舊大臣問所以弭
之之道旣退公獨前奏臣聞之師天象垂儆仁有之聖
帝明王遇災者懼漢孝文二年日食詔求直言輔不逮
辭切義正具在方冊乃誦其辭甫至天下治亂在予一
人惟一二三執政猶股肱也其悉思過失丏以啓告務省
徭費以便民上拱坐以手加額曰朕誠意已萌卿其覼
誦之諸大臣復進令再誦公奏曰聖人之心與天地通
災不難弭若僭格者素捷給特試用之纍纍奸惡肆毒
吏民中書不敢詰臺察未嘗糾因一人之言卽正其罪

天下稱快臣知聖心與天地通而漢文有所不及今星芒之儆咎在臣下詳論欵接自四鼓逮翌早進膳輟盤珍手賜之其忠懇之志應事敷言類如此墓誌

三十一年帝不豫故事非國人元勳子孫巳極貴者不入侍惟公嘗藥以及彌留無頃刻不在側有少故出猶必求之其後賓天發引成廟繼極其爲升祔太室請謚南郊皆公領之上以先朝舊臣猷爲倚毗禮遇益優詔令脩行法制因革皆出其手神道碑

大德二年加行御史中丞乃力新風紀推擇士子有令

望者皆置廉使爲政不皎皎以干譽惟存大節一遵初
立詔以行不繁其令一郡守于受賕迫使證父公曰持
憲之臣職在宣化淸俗所以厚人倫也今使證父何以
興孝天下罪其子引父視人已靦面目有齒臣取人玉
帶惟奏入贓廢棄終身令史輕之則曉曰大臣貪墨古
人惟曰簠簋不飭蓋不忍著惡非苟私之所以勵廉恥
也今面曰輕將與小夫賤隸同辱乎非刑不上大夫古
人制律之本也人多其平恕神道碑
四年徽仁裕聖太后崩公因過哀所苦增劇上使其弟

薩里圖偕尚醫視之知其無及但附奏謝而已乃呻吟顧視索酒滿引數觴以薨天子震悼遠近士大夫撫几伏筵哭失聲曰縫掖方以扶植聖道仰如喬嶽不謂今也無依往矣哲輔亡矣表固有位其相矣非吾黨矣行矣將誰尚矣都城之民爲之罷市神道碑

公自爲相左右兩朝位在軍國顯榮極矣被服惟儒生公退未嘗廢書自號靜得得君而不恃得人而不滿居高位自卑若不足天下視其身進退爲廟堂重輕者十年神道碑

公經德迪慮明允篤誠動叶矩度而未嘗爲近名之事至于故舊之義雖久不渝奬拔士類寸長必錄其行業表表當百世不泯墓誌碑

平章武寧正憲王

王名徹爾揚珠濟達氏由宿衛擢利用監卿至元二十八年拜御史中丞明年拜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大德元年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七年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九年入拜中書平章政事是年薨年四十七

公生六歲而孤母夫人富察君介介自持動以禮節親戚不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質粹美不勤外傅六經二氏悉泝源委以故聰明開益日多才略兼人恒以匡君經國自期牧菴姚公撰神道碑

至元十有八年入見帝賜之間而奇其對進侍帷幄時詢民情細微敷告無隱神道碑

一諸侯王稱兵東北帝自將征入其地矣軍中夜驚公出撫過人識言音喧吻一寂跳梁既平爲奏兵餘之民艱窶剝膚不賑恤之將不生活賴賜穀帛牛馬脫寒飢

者無慮數十萬人神道碑

擢利用監古武庫也匪簡在帝心人者不以付之神道碑

二十有三年詔求逸遺于江之南且省其俗時相方急治賦鬻民學田官有其直令旣行矣公則止還諸學用爲完廟養賢之須歸以事聞制甚嘉可神道碑

二十有四年僧格分中書庶務立尚書省初爲平章後爲丞相凡昔盜殺臣爲領部爲制國用使爲尚書省所逋錢粟倂歸中書舉誣爲中書失徵殺其二相大爲計局鉤考毫釐諸省承風鄂省已極浙省尤酷延蔓以求

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輸其隣追繫收坐岸獄充
物榜掠百至或鬻夫三木責妻市酒以償民不堪命自
經裁與瘐死者已數百人虐燄薰天諸王貴戚亦莫誰
何無不下之獨公數其奸贓帝初未然益犯威顔言色
俱厲帝以爲醜詆大臣失幾諫禮怒遣左右批其頰辯
不爲止曰臣非有仇于彼而然直不忍其罔上自私敢
因雷霆一擊遂爾結舌使明帝有不受言之名臣實憤
恥帝意始釋命將衞士百人控鶴倍之入籍其家得金
寶衍溢棟宇他物可資計者將半內帑罪既彰白始鈐

其人諸繫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惡浙省諸臣平章左右丞參政烏瑪喇默哷實都王濟等家並僧格之姻鄂省約蘇穆爾皆醢以謝天下以成其獄凡四遇徐不入其家爲帝所虑怒御史臺臣不善癉惡坐觀政紕其自當汝罪皆曰奪職追祿杖三者惟命江浙平章夙有怨於臺乘其憑怒自傍激之謂湖北廉使功臣諸孫盜燒鈔八百定堂帖二十下容姦數年贓終未入抱案帝前示曰稽是可見誤裂卷爲兩縫留半印公曰縫用印者以杜罔欺汝爲宰相持半印案以訟人餘半烏在其

人言塞帝顧罵而起臺辯始釋(神道碑)

拜平章政事行省福建賜爲兩金五十銀五千令行禁正民便安之惟汀漳劇盜積未平公身將諸戍之兵申明約束不貪勝不蹂禾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柵不攻示以整暇晝則合圍山中夜則稅野偃旗仆鼓賊或僞降覘其何爲乃豐酒肉飲食曉曰汝昔由不堪汙吏侵暴潛逃居此能棄險而還耕桑則平民矣吾安忍被汝反名而加誅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其財悉縱歸之他柵聞者相率以出其渠鄧特新日

戳南奔大兵隨之偷生鴟中其黨縛致于軍血鋒刃者纔是一鹹自是方三千里枹鼓不鳴正席其堂晝諾而已神道碑

帝不豫公歸京師嘗藥晨夕俄然賓天與諸侯王大臣定策禁中遣使迎成宗龍庭入踐天位神道碑

大德之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一日召其都事賈鈞謂曰明詔責使肅清宣明風俗教化而刀筆流爲御史者肆爲苛虐惟急徵贓以多爲功至迫子證父妻證夫弟證兄奴告其主敗風敎者我實行之汝宜以是出

訓其屬帝聞之以爲得職風紀大體微意神道碑

七年改浙省平章政事其治如臺門無私謁以轉粟京師多資東南居天下什六七而松江墳淤歲久富民利之當水出全築爲園田以故瀰漫浸灌沮洳廣遠民不可稻公發卒數萬浚決疊石隄之導水入海使復其故公身董役經時而成民得良田若干萬頃至今賴之神道碑　又吳松江記云歲甲辰前海運千夫長任仁發以吳松江故道堙塞使震澤之水失其就下性爲浙西居民害垂二十年慨然上疏條其利病疏導之法中書省以聞特令平章徹爾公董其役公乃相其山川形勢之宜高深廣狹之度工役之數錢穀之資畚鍤之用飲食之需令民索綯乘屋厚藁秸以防其卑濕爲醫藥以防

其疾疫時作勞者無倦怠上以誠感下下以誠應上民
乃歡呼四集樂功謀始於大德八年冬十二月望前二
日西自上海沿循舊江東抵嘉定石橋洪迤邐入海長
三十八里一十有八步深一丈五尺濶二十五丈役夫
爲數一百六十五萬一千六百七十有奇至九年二月
望底績置閘竇啟閉以時物無癘疵民無夭閼而事竟
九年召入平章中書贊右丞相專力一心燮和庶政希
致隆平纔一寒暑責異已相曰帝不豫而乃阿中專決
誠不忍見汝敗國以喪元也遂疾不出以十月八日
立朝之士在野之民齎咨咸曰古人有言昊天不弔
良人殲鉅臣哉蓋棺之日最其家稽緡不滿二百
債夯積多至十萬大臣清貧無公比倫足昭炳白樂

不富之實既貴顯矣妣夫人杖之受不敢逃其

也神道碑

臣蔡其武謹[illegible]